

广东近代史料

紅巾軍起義資料輯

二. 專 集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編印

1959年3月

广东近代史料

紅巾軍起義資料輯

二. 專 集

解人武多	335
五江平野	336
求教香山	337
接令	338
劉所	339
劉所	339
劉所	340
劉所	341
劉所	342
劉所	343
劉所	344
劉所	345
劉所	346
劉所	347
劉所	348
劉所	349
劉所	350
劉所	351
劉所	352
劉所	353
劉所	354

目

录

一、新會圍城記

(趙永英手稿)

333—371

陳尹守城	333
粵人列鄉	335
三江守	336
求救香山	337
接令取發	338
烈母投河	339
整兵具砲	339
諸鄉塞賊	340
云諭散賊	341
聯絡鄰鄉	342
收因沙船	343
結社扶倫	343
兵至圍解	344
神明擴城	345
開設公局	345
呈書陳尹	346
誅戮奸賊	346
兵掠村圩	347
南門求救	347
賊劫外海	348
鄉勇出守	349
逐賊江門	350
委巡海口	350
屢遭恥辱	351
祭旗訓勇	352
旃孔徑懲	353
賊扼睦州	353

六八劫	354
吞火忍害	354
江門拒賊	354
獻策善后	356
再受香山	357
裁除餅鬼	359
新正辟邪	360
四鄉封谷	360
重勘三江	361
等獲賊首	362
疏展濠江	362
功成行賈	363
三江振國	366
附：攝照樓文	368
吊古岡四郊鬼魂文	368
古岡人列八景七絕	369

二、粵東勦匪紀畧

371—437

三、岡城枕戈記

437—481

序	陳立璣	437
後序	蕭士彥	438
岡城枕戈記叙	陳殿蘭	439
卷一		441
卷二		459
軍餉數目		477
与准官紳		477
邑侯小傳		479
跋		481

四、佛山麥村麥氏族譜 (記華瀚略)

483—490

新會圍城記

新會趙沅璠原稿此書主要紀述紅巾圍攻新會城事英兵入城事甚簡略

(上文缺一則)輒遁回邑城匪即(缺一行)反清復明順天行道國初有白旗賊至邑令匪自稱紅兵謂(缺六字)又謂人為馬謂根為沙砲為黑狗火藥為狗慘語多怪鄙然紅旗既樹四面土伏皆應外海潮連井東甲禮樂七堡潭墩諸村蜂蛇悉出松年之傳蘇黑虎本樹旗守村旋亦聽命又有張蛟龍兄弟助逆諺曰蛟龍精亂倒海崩岸陳呂復避佛山賊優人太子發鶴山馮坤仔等來而九江古鎮之賊麋至亦有舉人秀士甘為賊腹心者落江趙來來古學著名學海堂父與弟皆登巔序祇以吸洋煙喪檢與瑞俊相暱遂為之掌書記參贊謀畫其親族賤惡之而不能禁鄉亦樹紅旗矣賊守軍以江門為大座營揚旗直下以都會黎村祖祠為大行營暨里悉為賊穴焉

(張蛟龍家萬金為眾匪倡令樹旗恣劫鄉里復有舉人秀才助之打單得貨甚丰)

陳尹守城

七月十五日晨賊圍攻邑城燬東門神廟遇官舍營汛悉壞之郭外人民為利誘咸偪裹紅巾者十之七而衛參將兵在省垣左右營兵僅四五百武弁復多畏怯城幾岌岌矣然賊之攻城先月示期故陳尹得早為之備聚糧米策武弁練壯勇造閘柵約束紳士各率一隊制馭調撥有法姦充在內者不得行有群隸夜持械欲登城詰而止之使與兵守衛俱不敢妄動是時兩儒學外出紳無良劣民無貧富多逃難依三江鄉者數十百家其承命任職者亦竊窳去何岳鍾老提鎮也聞風而潛形莫聘侯良和州也見影而踰壁他尚何責哉幸也城中大姓有力之家慮城破無完卵竭力籌軍餉同尹死守撤拆依郭鋪戶使賊不得階而上選民兵一千餘厚其工食分布城堞輪流守望而尹戴星冒雨嚴巡力督不敢休息復平糶舊倉米分粥以給邑民之餓者厚賞士卒死則加卹親為拜奠故民咸用命賊初至東門尹取關帝廟紅旗樹城上賊(缺四字)鼓吹而前大旗手踴躍狂呼三江託委趙安泰然砲轟斃之尹又親(缺四字)殺賊百餘人十七八日兩夜賊每樹梯東西門欲上城城上放箭投石賊皆貫頂

破腦復擲火藥嬰焚之咸自梯倒下賊頑蠢游戲不戴竹甲帽晝行掉臂
 跳躍城中士卒或從砲穴突出而擒之油鹽薪菜不足或疾取于城下時
 夜攻賊營殺數十人賊糧食不充其大營每日人給米二升錢三十文閏
 七月糧食多各隊自支恆勞苦飢餒愚者徒以命殉城黠者安居美食日
 焚爆竹鳴金鼓以為樂約三四日一攻城欲多方以疲困城內以書射入
 令獻數十萬金以和取武弁數十人而甘心焉尹不之應賊造矮木車數
 具高一尺橫四尺長丈許四小輪運之樹大茅竹梯于車中高二丈餘用
 繩牽之驅車薄騎虎關為城上所破死者又無數賊薄西門欲踰山而入
 婦女助軍士群投石盡退之城上士卒手握所賞金以示賊曰爾為賊徒
 死不得一飽何如我又賊所不攻之門卒或見賊而諶之曰汝何不來攻
 我令我發一利市耶賊怛怛或強顏叱罵而退然邑人亦殊困矣幸而不
 死食物甚貴鹽貴於肉肉貴於玉菜羹稀而菜色多嬰圯壞者恒棄內河
 水關密如梯不得出尹使人欵於西城之岡嗚呼邑城本號鄒魯而士民
 風氣漸澆男女多驕奢淫佚雜處房帷無別養鰥鵠如奉父母而先人棺
 停城外歷久不葬陳尹嚴諭令葬而不卹反謂尹藉端求肥已及吏城被
 圍而棺柩有被焚者尹山東濰縣人名應聘以名進士蒞曲江素稱廉明
 然粗猛多酒失唾沫任意不能得人和征軍需及催糧恒急迫家丁或剝
 頭顱以劫人辦富戶之案間納厚賄試場出題多乖僻好取喪敗失散之
 句預為危困之識而守城堅密連旬斃賊恩誼等略足稱明崇禎七年閏
 盜至境邑尹卞應聘築塞要津寇不得入今尹名同前人功亦略相埒國
 初西寇李定國圍邑三月黃尹能守城而士卒有食人之慘陳尹守禦六
 十日有其功而無其罪初城之議守也莫聘侯與貢生伍朝昌監生鍾懋
 然同出城逃遁聘侯至三了營為賊所獲解送江門呂瑞俊欲坐案鞫之
 謂其居官必貪暴重勒其軍需趙泰來見之曰此聘侯老夫子也模範清
 正宜從寬貸乃以禮貌待之泰來問破城之策荅曰公等雄武多才積以
 日月城自可破我老且拙是謀非所能及賊不强之越日昇之回城然舍
 其正位屈於盜路而食其食節亦岌岌矣居于東郭別墅卒燬于賊身亦
 岌岌矣朝昌曾修邑志謂三江多山而少名卒依少名之地以庇其身懋
 然年踰八十尚嗜文墨有風燭餘閒錄素為巨富盧氏門下客兼工訟詞
 諺所謂何不當初識懋然者也至三江隣鄉為人劫勒從三江乃無恙雖

無恙而多為清議所病寇退則反尹亦薄之慙然家富尹使出千金以為守備

孽人亂鄉

邑之初被圍也四鄉拜會之匪甚熾山谷漁戶悉為妖氛紅巾之徒晝提大戈束紅手記出入鄉間無忌善長喪氣莫敢枝梧匪徒奪人穀船掠鄰鄉甲仗正長委蛇坐視而已三江有阿媽相者前太平時與邑學斗蘇賀立香主會詭妄不倫設壇于華坑中山叔君賢當族務逐散之藏會匪詞帖于郡王祠櫃中以誌其功沅曰藏之是滅門之禍甲寅秋乃索而焚之蘇賀令拜會于古井人密報於陳尹尹招賀杖殺之阿媽相欲拜會于鄉中父老不許乃拜于皮子村關帝廟前其黨五六百人中有監生職員十餘人或畏禍而從焉或逐利而趨焉黨不分主僕尊卑概稱兄弟即嘉慶初年所謂天地會也拜在前者曰老馬雖少亦為兄拜在後者曰少馬雖長亦為弟拜之時香主披長白衫腰束紅巾散髮蒲履列東西轅門設惡誓數十條左右持刀聽命曰入此會者父母親兄弟及今皇帝有難汝等其肯救之否有初拜未習事故與良心未盡亡者則曰吾願救之香主大怒命斬之左右求解乃以刀拍肩裏肯然後釋之監生職員有被拍裏而病惱不堪者矣會匪當事者不過十餘人招徒合錢貧者一金半金富者倍蓰以三分之一歸江門賊人其餘別匪之項自取他日託強借富者又不敢不與眾人受愚悔之無及七月二十五日會匪聚飲于白廟背關帝而拜賊僧祖宗來借太祖祠碗箸沅與叔賢不許一二族長畏其勢陰與之後阿媽相慮房分孤弱不敢為首讓于少驚烈及鹹魚鱗烈監生平之子也鹹魚鱗以販鹹魚起家捐監生族皆強大二人遂縱橫保正潑入會助魚鱗甚刀一夜在村港外使人持洪順堂帖來索十萬金眾大惊天明視海無舟乃已又有蜘蛛溺者狠戾訟託直言穢罵不敢拜會而喜與會匪為徒鄰里某有財而懦則嚇惡少剽奪之人遂畏噬而入會焉三江荷色灣兩戶相爭為奪豬九丁之主挫折父兄九丁後皆為匪盜日以加多連城嘉山之族與聯光伯之孫爭白廟水坦族欲和之彼偏唆之蚌日深門日甚嘉山以殺僕賴人遭官吏魚肉彼鼓九丁輩入嘉山之族搏執欲殺不啻犬豕勒之取重金而分肥心猶未已城初圍則羨賊而稱之曰洪門攻殺污官大義也且以洪兵攻城一裏而城堞摧再裏而城垣穿三重而城且墜地矣何慮不克及為匪主得百金而城仍不破賊且日滋畏懼殊甚里設竹甲帽以為公用則私藏數帽於家里人問取則穢罵之夜間海有一二船行寔非賊也彼聞之張皇惊扰起而叫罵里中曰寇且至矣奈何不合米煮飯飽壯勇以禦賊耶里中婦孺大驚逃走不知所

之至有藏衣服山林而旋失者溺呼沅合米沅緩應之遂恣罵沅不與校他日毒罵惡少并斥其父兄縱盜惡少持刀尋之匿高閣不敢出而惡少愈抗君子曰苟不以人廢言斥盜自見直道獨怪其以盜斥盜耳

三江嚴守

癸丑歲沅設帳邑城見嶺外亂滋機槍又起城邑難居防有亂而去之爰應香山南門宗人之請館遷峰祖祠六月中歸家鄉邑亂机已動與族人議濟鐵保鄉之法後回館值小濠冲廊姓作乱妄改年號攻劫諸鄉又聞土匪圍邑城遂急歸籌策族正長五人多老邁柔軟復推三人為助其一為中山叔賢其二姑取其檢匪徒而駕馭之然卒不敢禁匪或反党匪族中有惡少自賊營來謂接洪順堂之旗令可保一鄉無事以語大進族正偷愉素與僕某結契僕亦賊也朝暮德意愉畏而信之一二長老從風而靡其讀書少年多不願連城族正羊羽兄及瑜兄等亦不以為然沅則矢死不從也子弟或勸沅宜明哲保身不可直言抗匪人以資禍沅曰隨匪人接賊令是不明不哲而禍身及族等聞言語湏臾默節歛此何等事而可歛默乎既集祠老幼議論紛紛駁從令者曰賊令非命也接命是從賊也卑門小族猶不可從況名門大族乎主從令者曰今事急矣守經而不接令汝能保鄉族乎駁之者曰吾正欲保鄉族耳若今日從賊他日官兵問罪鄉族殆哉殆哉惟城已破而迫脅或無如何今方攻城而賊去已又遠遽欲從賊罪不勝誅矣主之者曰受誅於官猶屬未然受戮於賊將在目前今不如姑救目前之急也駁之者曰欲救目前之急祇取目前之禍耳吾且未言受官誅也即以賊事論之今日接令樹旗俄而索糧食矣俄而取人攻城矣復群入鄉以為巢穴矣從與不從受禍皆重子將何以免此厄也主之者曰大營以義為名薄奉潤牲辦奉百金必無再索之患若城既破而後供則洪兵不快於心必有屠鄉之禍駁之者曰此攻城之賊非薄具牲幣之所能免也若謂不奉則取死然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與其從賊而死于官不如拒賊而死于賊也況從賊者恆死于賊拒賊者未必死于賊乎且賊以義為名嚴禁私自打單及擄掠姦淫等項如違依軍法處決我今不接彼假義必不罪也欲我接令者大都賊大營以外招搖撞騙者所為耳新充當事武舉曰汝等不接令洪兵既至能拒之否沅曰吾族四五千入山水險遠通邑當以茲為安宅往時張保賊船蔽海猶不敢犯我今扼守要害自足拒之何惴惴焉或曰客依三江者多以接令為便我蓋從客言沅曰有主見者不尊于客氣客或固近利不顧後患有患則復謀他徙耳我若有患將徙何地耶且我昔接令宵小內亂禍先及客亦非所以護客也或又曰大小諸鄉皆受令三江孤立何能為子如不

信何不查問各大鄉沅曰衆弁皆凋松柏獨不凋何必問衆弁叔賢賜言於衆曰不接令甚是各宗人不可復生貳心既又低聲曰吾族堅不接令又使與大營相知者私求接令而納薄礼方為全美沅曰既不接令而又私求且送礼是撩蜂使螫己也必不可族正愉曰人謀不如神謀吾其決于神乎沅曰卜所以決疑不疑何卜但信人謀足矣叔賢等曰吾輩已卜于神皆謂不可接令愉仍掠疑命再求籤于北帝之神神謂宜守正俟時又欲求筊于太祖沅等爭之曰神已告矣何用再三之瀆况交背仰覆無憑倘有差池將赤吾族矣愉仍堅求几案前曰若不許接令願賜勝筊幸也得勝筊衆心乃定于于是派殷戶選壯勇修器械設柵築垣分守六隘每一所六七十人有長者二人監臨之復有禦暴為暴之戒鄉族粗安族正某初飲惡少以酒卑詞求庇猶中宵駭汗今而後夢魂稍定

(東方潮連諸里舉人生員亦入洪門之会有舉人李式金為匪会師長誘諸里入議守禦事盡劫之拜会痛哭不欲拜卒不得免有舉人容銑先幾脫去得免于污辱西門外沙堤里有文士鍾群興者党西方匪首黃連每奇連狀貌謂可享九五之尊欲妻以女設策出示魚肉鄉族沅弟子鍾觀超兄弟不從其命劫逐流離後事平反被嫁禍而理直終無恙群興為官拘押將治罪以黃緣幸免今居然考試而顏厚多忸怩)

(竹梧筊俗名交背古名杯筊一仰一俯曰聖筊俗名勝筊)

求救香山

窓友教職李舟之鶴山人七月十二三自邑城奉母依三江之中山城門既閉不得歸而邑城之圍日密尹遣卒赴省告急每為賊獲文書不能達沅密約舟之往香山謁邱尹求兵解圍邱尹之未抵香邑也為邑紳所控求大憲止其來大憲曰邱今才足稱職但令新会子用事還東莞妻弄權今不許其妻子隨往自無患邱尹既至首礼控告之紳臨事畏忌清白不糊塗士民譽之旋值匪盜猖獗恐其窜入香山守禦甚周城上署內刀砲林立海口數處各設水關有大拖客船四五十守之沅謂可借之以為援二十一日同舟之往中途遇盜而返二十四日自求籤于三江鹽山關聖籤曰知君謀略審軍机喝草成兵孰得知自有萍蹤江水合風塵抗抗尚憂疑二十六日獨行請人防護至梅角途中又聞賊奪屋門砲乃文樓三嘉村及小濠冲諸鄉宵小為之也既而抵南門欲赴香山無舟用千金求濟不得遂至赤坎宗弟家人謂水程多艱二十九日晨求籤于康真君曰扁艇還堪繫巨鰲雲霞飛盡見天高東西南北任君往歛雨風生萬里濤因雇一扁艇微服在三門落賊艦中穿過賊四舟分列見艇小無物了之

問艇乘輕風波如鏡午下到鐵城乃買帖錄稟詞借衣服于宗人以一金與號房而入謁邱尹馬稟詞云為新會瀕危乞恩急解倒懸事伏惟仁憲澤溥鐵城今歲黍苗盡茂愛留岡邑昔年棠蔭猶濃登春臺而望切盼秋水以情深詎意新會遭逢不幸匪盜交攻自七月十五以來四面蝗飛九達蟻集邑尹陳父臺誓與士民死守無有亂心但以城中有限之民兵難堪邑外無窮之醜類加以糧食不繼文書不通請助不能援兵不至哀此孤城危如累卵耶城既被圍賊日益滋拜會打單造符頒令鄉里為圩道途多梗此仁人之所憫也夫新會與香山為唇齒又四邑之咽喉保新會即所以保香山全一城即所以全四邑以吾父母之仁明豈無意乎且賊匪雖眾大半膏粱巧食之徒烏合無律虫蠅無謀孤群多被砲傷鼠輩又稀眾飽神氣多饒有必潰之形旗令不齊有相吞之志倘與熊羆之旅來攻蛇豕之群攜其一路而四路胆寒焚其大巢而諸巢翼折如杞包底如風掃葉紅巾輩何恃而不恐今香山鐵壁銅城力能救急仁憲揚威整旅志切除殘懇乞移師渡銀海駕艦抵岡州大張聲勢多設疑軍羽檄奔馳雷霆疾走鼓義民之氣奪宵小之心行見轉危為安易否為泰生民命脉固於苞舉而仁憲勲名亦隆於泰岱矣更祈代申文書亟達督撫大憲命一威名素著之將統兵數千聲言數萬順流直指鼓浪齊喧或乘間道而突來或扮賊旗而深入或下北街燒江門或入西墩截河口復諭各鄉義兵同心協力盡誅紅巾其党侶釋紅巾散歸復為良民者勿問賊之破滅可計刻而待也此誠如天之福惟於青天有厚望焉生伏處江鄉娛情藝圃茲痛桑梓之鄉將成塗炭之地力既難扶心又不忍是用冒危歷險跋山涉川匍匐父母之庭倚仗乾坤之力難涸轍之危救燃眉之急豈惟新會賴之將四邑胥受恩賜生謹九頓首以俟哀籲切赴老父臺大人階前沅既叩遞尹命坐復問詳細而左右環聽者眾恐有洩漏沅請辟左右酬對尹曰已喻再叩趨出明日復使號房投詩一律值尹集紳弁議事遂辭歸詩曰古聞草木亦生愁揀急惟憑舊邑侯孤鼠難當張叔夜旄倪齊仰郭并州應教棠杜添新蔭莫待梧桐落滿溝艱苦持來求父母未知肯賦無衣不回舟遇盜長船出港恐難如初來之無事也乃迂道疾馳濤浪大作亦幸無恙南門宗人曰此甯武子之愚申邑胥之勇也沅曰事未知濟否何敢比甯武邑胥及歸三江族人祇道自館回不知沅之求救香山也

(時邱尹具舟將討小濠冲之亂)

接令取殃

初欲往香邑時大灣某田園朝接江門賊令晚放大船發穀二千餘石欲販于他所而賊駕二扁舟忽至時有沙船守護將發砲車賊圍主曰吾已

接令宜善待之勿遽迎賊款以茗賊牽穀船并奪沙船砲械而去圍主示以令賊曰此非吾營令也折而投于水蓋賊隊旗令不一非江門所能制也抑或江門陰使之歟又沙堆村曾廖諸姓懲治胡族之為匪者咸不受賊令其境無虞後耆衿聽一二人蠱惑謂大營分竹符億萬得之可以護身分旗令數千得之可以保鄉吾走江湖試之屢驗夫賊雖不可從此乃權宜救急之道也若賊失勢我又藏其令而討自旗不亦可乎由是任此輩擺弄高樹賊旗并頒刊刻叛亂告示屯營鄉市勒索鄉人富者出財貧者出力騷動不寧耆衿始悔之睦洲古井之為賊巢窩皆以鄉不制匪接賊旗令之故

烈母投河

沅水歸鰲魚鱗引畢頭族匪武生泥線香等到郡王祖祠謂在大營當事不接令必掃平其鄉以欺嚇族正族正或欲從之而眾多守前議既作保良会以攻散匪徒之心復率豬矢誓以一眾志沅歸言香山發船剿小濠冲將救新会眾志愈堅鰲魚鱗初欲樹紅旗其父兄或許或不許妻亦苦諫中山君賢弟齡復抗詞與鱗党濤等鬩於祠堂其勢稍沮鱗遂不敢為首以首歸于少鵞烈而恃強如故烈將率眾樹旗族人或欲率眾執其旗烈母華坑李氏勸其子不可背父叛族為不義事烈不從母遂投身墮山溪中烈乃恐負母而上母居沙坪與烈異處曰汝須負吾歸否則吾寧死于水耳既歸伯叔分田給之順其所欲遂不出鄉中有兄弟皆為匪而一獨不為者父兄反怪而責之亦異乎烈母之風哉

整兵具砲

沅告於眾曰昨經那伏獨洲自十八以上能執戈者皆點齊周行鄉里以壯聲勢吾族于張保恣橫時亦當會兵今盍舉行之正長以為煩迂明日有眾賊攻取大進里外圍物沅杖劍率連城丁壯與大進族人退賊乃會兵上祥光堂回環兩戶賊窺探之大惧沅在東閣嘉田兩里坊前地略教少年以坐作進退之法方圓開闔之陣復小會兵于祥光堂而六隘寮中壯勇多虛名無實徒受工值竟或不到寮父老非徇庇則性餒不敢罪責士子輩共議立一大寮為公所出示嚴禁子弟驅逐外匪推壯勇二十名父老及士子五六十人每夜帶壯勇巡察六寮及里宅之藏匪者武舉某謂壯勇宜以力選遂命舉石祥光祠前選三百人舊者不能舉則罷之能舉者皆着號衣旗手砲手不在舉石之例眾議舉隊長旗手砲手一曰宜舉良民一曰宜用盜民用一盜少一盜且其人有膽優於良愿者沅謂我能馭盜盜聽駕馭則可否則引盜入鄉耳惟有盜心而非積匪尚顧名義者用之庶得無咎眾然之後復巡視各寮試砲驗其能否兵勢頗肅他日

大会兵声容愈壯砲火之未具也市砲煮藥鑄礮日有事矣或傳官田湯村某家地下有藏砲數條掘之可得大進二三百人往掘蜘蛛溺亦催連城人往瑜兄以為渺茫子弟則信溺而疾走焉至則其家有煩言不許或曰許亦掘不許亦掘其家請三江立帖不論砲有無湏代修其屋用二百餘金欲掘俟明日來沅謂子弟曰人有家室相保掘倒則無依尤苦于盜是不仁也擅掘是無礼也掘之若無砲而復代人修屋是不智也恃強不修是無義無信也必不可復往明日春衫亦不敢行越旬日砲略具六寨大小砲四十條復有嫌砲少而更欲遠買者沅曰傾財力以買砲不如協心力以守險人心不和力不堅砲多何為近日香山小抗地大砲多卒為賊破此可為鑒且砲已具矣佐以矢石自有餘用何必再營再營而加派刻剝百畝之家必窮十畝之家必困其何以能立族中有嗜洋烟生買及二人欲督理兵砲事務以求自丰殖陰寄書于瑜兄及沅使推舉之語多却骨沅焚其書不視

諸鄉重賊

馮坤賊入鶴山馬武舉率客家千餘人佯昇性酒錢銀奉賊伏兵戈刺之賊走復張弓弩射殺賊數百新寧以土賊之恣聯村兵防護賊不得入吾邑南方獺山不滿十家小醜百餘劫之婦人在棘林內擲一甕破賊頭腦竊子鋤其背賊帶鋤而走文樓吳族二三宵小立營古井圩聚匪二百餘昇輜至諸小村自稱元帥索父老出接欲打單無人出應兒童謂其紅頭出血笑之遂忿甚中夜攘奪各村并白晝持刀剗制殷戶震路趙其操心氣來雜乃能禁約族人糾諸鄉堵禦宵小又引九江賊駕船入鄉聲言殺其操其操通知諸鄉使塞斷賊去路俟船入溝上村撞沉其船四面合裏復有他鄉二艦至溝外擲火焚賊舟賊多死傷其操又拆土匪之宅并議毀古井賊營九江賊殘毒江門土賊亦疾之不給其糧食泛舟海面刳石冲圍龍泉等村熏之殺賊數十人惜也震路破賊之後為匪徒恐嚇亦陰接江門賊令匪仍踞巢滋扰焉

(里人曰接賊令入大祖祠者其操主之彼蓋浮躁反覆人也)

沉賊頑洲

古井賊之被逐者有十餘人欲踰虎坑白廟海時三江已停止津渡賊遂泗水而過鄉勇捉得一人得其紅巾及大戈餘逸去問其人里居詭云鶴山販茶客再問詞又變寔九江賊也顏貌強壯始猶乞憐既知難免乃詬罵曰吾入九如鄉拒我者我殺之迎我者我亦滅之小兒啼哭我亦屠之殺人多矣豈惧死耶可速殺我毋尋乃公一老嫗杖其首曰殺人賊使我婦子屢惊或割其耳目日曬雨灑至暮族正使人載以豬籠沉于頑洲海

海北有石山曰預洲水如銀亦名銀海茲投預人故但稱預洲云先是有
 欲解賊至江門營請議罪以免後累者沅曰江門營非官也票賊以治賊
 必有賊而執我以治罪即或殺此賊我已從賊令矣其受累不亦多于遂
 不敢辭茶坑村先接令後獲賊數人解至江門營果來問罪索百餘金難
 又未已又深壘村有黃姓者前數十年爭東殺其兄嫂訟之幸脫于罪嫂
 藏血衫常痛心焉伊生三子衣食亦足鄉人以為憾晚年猶為鬼賊以陷
 人七月中長子為匪見殺於賊次子謂鄉人殺之欲發火焚鄉鄉人殺滅
 其父子嫂乃焚血衫於途有邑城謝姓持江門賊令至古井與彼賊相角
 旋被屠軍語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積惡之報亦昭昭矣

出諭散賊

賊攻城謂可立破然踰月不克仍不悛國初李定國馬雄皆外寇今粵土
 匪欲殘父母之邦尤為忤悖陳尹射書四門外以諭土匪曰為懼諭脅從
 事現因逆首陳松年呂瑞俊煽亂四鄉攻犯城邑業經官兵屢摧其鋒查
 爾等多係脅從並非出于本心日間糧食皆係各鄉之匪自派該處租當
 大戶接濟之用並非逆首自出資本有利則逆首自收有害則脅從均受
 試思士農工商各有一途苟循分自安何必自罹國法即謂飢寒相迫租
 當大戶何不捐資以恤其家乃劫本鄉之財為他人之用狂悖之念萬一
 未償砲鎗之費身首已解致令父母呼天妻兒籲地本業拋失鄉里含怨
 試問生同鄉居同井城外之與城內究竟何怨何仇以本地之人犯本地
 之境一旦事敗何處容身自致身屠撫心奚忍本縣臨蒞茲土於今年
 內外城鄉皆為赤子憫彼迷途豈忍坐視為此曉諭汝等作逆一月衝鋒
 接仗相繼斃命所得幾何亦應猛省若能各安本業回歸鄉閭本縣與汝
 等更新定不追究茲失倘仍不知回頭大兵一到刻見滅門汝等詳思毋
 貽後悔賊見諭亦有散歸者更遇九江賊攻其鄉或歸而護鄉焉又北營
 賊陳松年等南營賊陳協懷等相合轉而相猜相猜轉而相仇賊或攻縣
 而氣日衰

街壁上有致邪歸正諭曰陋室先生在佛山大基尾與洪門子弟相遇
 于正途邪徑之間傾蓋而談先生曰尔今纏紅頭佩牙簽拖綳帶提單
 刀東奔西走為何事子弟曰安排手段輔真主先生曰真主何人子
 弟曰明主也先生曰本朝于尔何仇明主于爾何恩子弟語塞既而同
 五祖和尚本朝害之是我仇也先生曰五祖非尔祖父尔報何仇子弟
 曰我洪家之仗義也先生曰舍自己之祖而奉和尚為祖舍自己之父
 母而拜洪家為父母舍自己之君而輔他人為君安得為義且和尚為
 佛教佛本夷狄爾常鄙夷狄而亦變為夷殊難自解矣夫變夷而不害

人猶不足怪今却財害命宗族親戚皆受其殃明帝在天之灵亦不願爾如此也噫我知之矣爾想洪家得志便得做高官是耶否耶子弟獻頭而喜曰是也先生曰爾不曉做官必不甘心然洪家人數如此之多焉得人人食俸其餘亦為民耳均之為民正當繼祖父而為太平之民何必作皮害人致為盛世之頑民耶子弟聞之半羞半怒抽身欲去先生止之曰爾欲何往明以告我子弟厲聲曰既不得真主又不得高官豈不容我發財遂拂衣而去先生韋衣曰請盡一言去之未遲吾聞欲知後事當驗前因試問爾者打單發財多少子弟曰得銀二錢四分先生拍掌而笑曰爾為洪家所愚矣此豈發財之道乎縱使後又發財十倍不過二兩四錢百倍不過二十四兩那得許久風光即或得一千八百門敵夜半亦必心驚一日偷生終難免禍然得一千八百者亦有縛人吾聞爾等日食鹹菜豆豉夜睡山頭嶺尾棄父母拋妻子鎗頭對胸腹火砲向心肝或暴骨于山林或棄屍于江海恐難享二錢四分之福幸而未死家中食糞水燒黃紫何止用盡二錢四分耶况爾頭目大哥奢修繁華皆倚爾等死命之力所調替人運水被人捉魚三歲孩童都知無益爾等英雄後生不要無官不慮無財何以偏作此害人害己之事乎從前鬼子不敢入城皆賴我青壯義聖言願布贊我廣東一旦迷惑人心變成如此此日美名今皆敗壞矣爾合掌高扎袈裟為衣自稱洪門寔是空門也身過刀枷又凶門也何不及早回頭各安其分上沐乾歲寬恩下享一家清福去邪從正轉念之關耳于今尚屬未遲爾其思之且三思之子弟聞言一身冷汗如夢初醒于是除紅巾解牙發脫綳帶放單刀不入邪徑隨先生步向正途行至隱室先生請進浴以廉泉水飲以清源茶坐以安樂窩不覺華面華心整衣而拜曰先生殆有以福我矣再拜辭歸遂述先生之言于洪党洪党感其言羅為之改邪歸正云

聯絡鄰鄉

三江在邑南方較諸村稍大人每望而效焉有人誑那伏高趙二姓曰三江受洪門令矣趙宗來問乃知非是遂堅不受令但那伏古井梅灣等處地隔一江難于呼應附近陸居者則有謝冲外填容美沙岡皮子官田諸村爰通傳到皮子閭帝廟耆衿會議一處有寇至聞聲則互相救援以致無害之誼其賊入內湧入而逐出之賊未入鄉則屯村外相助不許借端勒索每鄉救兵至被寇之鄉量力酬謝酒牲救兵為賊傷者被寇之鄉量力調治一人議云每救兵一旗至謝酒一石肉十斤被賊傷者酬銀二兩或二十兩一小鄉人獻疑于沅曰大鄉十餘旗小鄉或有數旗倘有三四十旗來救小鄉而徧酬謝之所費毋乃甚于盜劫乎況或有不測斃者

四五副金何以給之沈曰信執救而索重報不難無救也邊討正之叔賢更增各鄉乘暇出募勇護城一事此議尤善

收回沙船

賢有沙船看守大灣田園以海盜之扰回泊鄉內收其碇碇而掌管沙船者與某賊相知通順洲有賊船數十掌管者請來攻三江有令命余守壩坑以防官兵之入若使余余能說之以止其來賢信之某多謀善計亦陰詆之掌管者矢神言公心為族否則願受神誅眾咸許之應允某曰叔以正直率族放沙船出海為賊恐不免身家之禍掌管者出電流行打單截搶等事而不滿所欲數日得江門趙泰來書而回書謂奉嚴武生昨到三江語誠不可信吾在大營軍事局在側觀敢吐心願請建一亭奉肅茂才盡入洪門三江必樹紅旗斯可安堵無慮又宣於白廟海樹木橋修沈尹之遺蹟以捍白兵乃為良計沈欲回書勸泰來反正既而知其不能且恐人謂與賊通書乃止大進允族正某與一二父老議請泰來為宗主即不聽之樹旗亦宜送禮大營以結其懽可以制取九江賊船此舉乃肯死守不然皆告退以此言刺刺眾人沈曰彼不索禮何必獻禮耶送禮遂可以制九江賊乎鄉黨有求而不得者豈以不送禮便思告退乎果肯死守不畏于九江又何畏于大營然眾皆從送禮之說或欲厚送賢謂宜薄送用銀三四十兩乃命掌管者同二拜會者駕沙船而行一拜會者謂送禮不便薄用茶金數圓與泰來使之周旋可也眾善之既而歸謂陳協懷欲攻三江我旁友輩書以止之又得泰來書勸樹紅旗勿疑優獎或眾聽矣沈勸賢宜收回沙船而撞穿之勿令滋事賢弟齡謂不可激之以取禍宜姑順之後又伏船作患不得已誘之還泊于內

結社扶倫

八月初或仍欲領賊令叔賢曰是猶寡婦守節數十年忽欲改嫁也不亦悖乎而鱸魚鱸保正濂又盡族長明秀翁樹紅旗曰翁家富實旗不樹賊入必先劫翁家且城即日破賊大至翁宜早自為計翁性樸直曾諄族正不為者然識淺氣饒遂遭惡弄陰使媳婦帶服飾回母家外戚之寄物者亦多取回然皆為土匪奪于途依三江之戚友或惧此鄉不可安處沈曰三江不可居則無地可居矣匪徒造謠日日言盜來欲令人驚駭移徙為剽物計耳大進豪長章明秀翁結鄉中子弟必樹紅旗不從者先殺之士子之敢言者亦遷匿或又約趙李潘三保樹木橋于白廟海一以防賊一以阻兵其心叵測沈知前日保良會之難不可恃也欲請社名曰扶倫樹聲退良善力能操戈者取一二百人以阻樹旗等事作引曰益聞騰定蜚聲莫大于敦崇節義安家保國莫要于扶植倫常維常德之能修斯芳

聲之克樹耶公以孝義樹表往來絕盜賊之蹤岳里以精忠揚聲今古落
 義雄之魄緬茲芳躅宜仰景行我等系原兩宋族聚三江寔諸鄉之冠冕
 為國朝之秀翹詎可家聲頻賴倫紀不樹乃者江門雲扰會邑塵迷紅巾
 竟賊紫水時亟拯群日斃而不悔鼠輩迭起而逾狂荆榛隨在阨危桑梓
 何由純墳良由人心渙而土匪售其蠢聚志疑而山魃行其孽誠使心齊
 志定彼之蠢孽有不冰消霧釋者哉是用建樹聲之社聯樹德之群如室
 樹之皦皦觀大樹之森森無事則敦詩說禮同承蓋以扶輪有變則披甲
 持矛共擎天而扶柱將今冀邪掃盪道路坦平社鼠氣消城狐氣沮鄉族
 同于重城國家安如巨嶽于焉會德欽和相與吹豳虞璫斯云崇矣豈不
 休哉爾同人利地斷金全見金枝交蔭願余族光符琢玉長教玉葉流馨
 及義社祖立彼逆不敢樹旗而樹樁事亦寢仁和叔敢恕過沅曰賊世為
 孝子亂世為忠臣其兄之謂乎沅曰豈敢力扶鄉族此父兄宗族贊助之
 力也沅何能焉

兵至聞辭

邑城江鄉人心堅定賊胆顛覆而猶未盡退入望援兵如渴自閏七月初
 解民以為有兵且至賊亦俱舉塞北街河口二十二三居省垣之士民言
 兵將至寄書其鄉之從賊者宜早移徙鄉人又謂兵從江門下且繪其舉
 動形狀而兵仍未來鄉匪聞之愈驕恣八月初六七有以城已破誑某父
 兄父兄大駭又欲接賊令其孫謂之反持杖斥逐或謂初十有內匪引外
 賊來屬村正值三江太祖祭期賢等欲改日祭未免為匪所惑矣而省兵
 已趨澳門踰香山而來帶兵者海口營署守備黃彬也大船七八十艘兵
 約三千初九至睦洲習樹白旗前隊或樹紅旗人猶以為賊也陳協懷前
 駐睦洲已挈貲去杜阮黃安猶居棧船建彩純大旗稱大司馬手佩金玉
 釧佩女環列吸烟嘯酒不虞兵至及見兵砲响乃與其党八九人遁去為
 貴則冲人所獲解獻軍船并獲賊衆數百斛撤去賊偽告示即欲蕩平睦
 洲始原有之戒責其鄉長而去鄉人遂潤牲不受十一日抵三江虎坑午
 下新會縣署武弁有書帖來叔賢二三人往見而擒之問衛大人何不來
 邑武弁衛參將之屬也言曰新會香山告急文書到省紳士黃文玉等復
 投呈大憲參戎與士卒又哀求焉乃起兵然參戎守省不得來我軍諸具
 器械糧食十日至香山阻滯十餘日是以今日乃來我等聞三江父兄嚴
 飭規矩能令井里安堵洵不愧為名族更演訓戒子弟曰手束紅布者殺
 身藏洪順燈籠者滅家鄉樹反旗者滅族宜速避勿犯十二日由頭洲海
 入沿渚以達西墩海中有四五賊船以為己党喜色相迎兵盡而取之賊
 聞風逃竄散歸家鄉或遁出江門之外其留者數千築泥砲台守西墩閘

官軍襲其間與賊燒賊船賊走上岸兵千人逐之三路夾攻殺賊千餘其餘散走蔡國十五六廳風發大雨水驟滿賊又溺死千餘賊嘗謂殺人為洗今被水一洗而空土人拾得賊械與腰金不少賊屢既搗城門雖開先一二日陳尹請左營馮中軍帶兵出城與援兵會同剿賊而馮驥依推託不敢出馮攜參將印而無所用比與右營之伍尤甚人目馮為泥鰍與為木雁云徵費守備其城門之開未可期也然城門雖開未敢盡放賊匪竄人出入尹命吏卒守南門照驗牌印搜索行李審批名號乃許出入而男女摩突抗擢不堪久之聞知政門以出入婦女斯清而不亂

神明護城

古國吳魯特聖母慈至神明屢著靈蹟初賊至四賢祠秋焚廟廟及聖母廟以廣城地使用大炮轟城砲忽裂又用一砲見砲破不敢發已而砲完好如故或見赤面長髯神橫刀立于雲頭賊懼欲散然仍欲進幸八月初旬賊船在騎虎閣用木架裹以皮蒙燒火龍國人及火礮懸於桅檣上以臨城賊忽反風燒賊船三隻火龍暨傷教百人有鳳冠華服婦人率眾女隨風上下賊望見大愕又欲梯登恒王廟覆以上城梯忽折賊墜畢發砲自鳥群飛礮子如橘柚飛入城穿垣破瓦落地成堆而兵民皆有驚者七月十八陰雨夜賊賊于北門樞穴埋火礮數斛欲焚之以襲其城為間所滿賊又衝牧將上城士卒不之見電光忽大閃賊見賊眾士卒乃盡斃之雷神又盡死賊及遁賊之餘丁凡十餘人沉當在鄧州時雷神掃蕩紅巾父老復求一籤云蜀狗形骸未得獲某將皓月比輝星枯運八月運運而直到梅時事始明八月中兵果至殺解民困如大旱之得雨而群賊又遭雨溺沒十六城西垣崩陷數丈得以無虞論年梅熟前後渠魁授首兵民始獲休息此見神恩甚大而災甚赫也雖然城不完固神亦難護十年前城或壞缺林侯古舍寔肇修之其功亦不可沒云

開設公局

同尹守城有有舉人何瑄何超光生員陳殿蘭武弁何定章職貢張青相及譚祖恩等瑄素行不為眾所許而此時頗慷慨舉名義超光殿蘭亦非更事善謀皆隨尹指畫掌鑰鑒定章等掌器械火礮番眾士卒青相殷寔老成厚重掌軍餉出納祖恩沅門生也縣試屢列前茅以家頗富前尹過嫌不與索首遇大難捐貲助守黃彬兵至尹命祖恩與鍾某等支辦報餉供其軍自守城以及解圍設局岡州書院陳侯朝夕恆處此與紳士謀議邑中西南書院東北景賢書院亦相繼設局以辦泮糧鄉勇給支口糧等務皆以岡州公局主之司西南者則何濯墊梁煥之諸人而指紳或導尹強勒加抽秋毫必察以邀功報風怨又冀講解以肥己民無貧富莫不堪